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八

集 别集

唐太宗集三卷

陳氏曰唐太宗皇帝本集四十卷館閣書目但有詩一卷六十九首而已今此本第一卷賦四篇詩

六十五首後二卷為碑銘書詔之屬而訛謬頗多世所傳太宗之文見於石刻者如帝京篇秋日效庾信體詩三藏聖教序皆不在又晉書紀傳論稱制曰者四皆太宗御製也今獨載宣武二紀論而陸機王羲之傳論不預焉宣紀論復重出其他亦多有非太宗文雜厠其中者非善本也

東皐子五卷

陳氏曰唐太樂丞太原王績無功撰文中子王通

仲淹之弟也仕隋為正字嗜酒簡放不樂仕進晚以太樂吏焦革善釀求為其丞不問流品亦阮嗣宗步兵之意也革死乃歸於所居立杜康祠為文祭之以焦革配自號東皐子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為之序有醉鄉記傳於世其後陸淳又為之序

周氏涉筆曰舊傳四聲自齊梁至沈宋始定為唐律然沈宋體製時帶徐庾未若王績剪裁鍛鍊曲

盡清元真閒迹唐詩也如云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琴曲惟留古書名半是經九月九日一篇野人迷節候端坐隔塵埃忽見黃花吐方知素節回映巖千段發臨浦萬株開香氣徒盈把無人送酒來蓋淵明古體蟠屈入八句中渾然天成又唐末諸家所不能也無功放逸傲世而詩句如此豈其真得於自然乎獨坐云問君尊酒外獨坐更何須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賢

夫百年隨分了未羨陟方壺無功本席世家之感師友之門恩誼煖熱生理不干其心因得以一意世外不屈節求人所謂福慧雙入者邪

鼂氏曰隋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六合丞棄官耕東臯自號東臯子唐書以為隱逸集有吕才序稱其幼岐嶷年十五謁楊素占對英辯一座盡傾以為神仙童子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庾信也且載其卜筮之驗者數事

楊盈川集二十卷

鼂氏曰唐楊炯也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終婺州盈川令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辭齊名海内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炯自謂吾媿在盧前耻居王後張説曰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耻王後信愧盧前謙也

集本三十卷今多亡逸

王勃集二十卷

鼂氏曰唐王勃子安也通之孫麟徳初劉祥道薦其才對策高等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以戲為諸王鬬雞檄高宗怒斥出府父為交阯令勃往省溺海死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藳有劉允濟序

盧照鄰幽憂子集十卷

鼂氏曰唐盧照鄰昇之也范陽人調新都尉病去

官隱具茨山下手足攣廢疾久訣親戚自沈潁水

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

黄老后封嵩山聘賢士已廢著五悲文今在集中

自號幽憂子

駱賓王集十卷

鼂氏曰唐駱賓王也義烏人武后時數言事得罪

貶臨海丞不得志棄官去文明中徐敬業亂署府

佐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之矍然及敗

亡不知所之後宋之問逢之於靈隱寺已祝髮爲
浮屠矣賓王七歲能屬文妙於五言詩中宗詔求
其文得百餘篇命郗雲卿次序之
陳氏曰其首卷有魯國郗雲卿序言賓王光宅中
廣陵亂伏誅莫有收拾其文者後有勅搜訪又有
四五本卷數亦同而次序先後皆異序文視前加
詳而云廣陵起義不捷而遁本傳亦言敗而亡命
不知所終與蜀序合

朝野僉載云駱賓王為文好以數對如泰地重闗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之類時號算博士

容齋洪氏隨筆曰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盖一時體格如此而後来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

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

為第一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

王勃作滕閣序又云中丞命為記竊喜載名其上

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為

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卷云

蘇許公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蘇頲廷石也武功人調露三年進士賢

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府胄曹元宗時中書舍人

知制誥開元四年同紫微黄門平章事頲幼敏悟

一覽五千言輙覆景龍後與張説以文章顯時號燕許李徳裕謂近世詔誥惟頲序事外為文章韓休為序集本四十六卷今亡其半矣

陳子昂集十卷

鼂氏曰唐陳子昂伯玉也梓州人文明初舉進士上書召見累擢拾遺新唐書稱子昂聖歴初解官歸養父喪廬墓縣令段簡貪暴脅取其賂不厭逮捕死獄中沈下賢獨云為武承嗣所殺未知孰是

子昻少以豪俠使氣及冠折節為學精究墳籍耽愛黄老易象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至是始變雅正故雖無風節而唐之名人無不推之柳儀曹曰張説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九齡以比興之暇攻著述而不克備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子昻而已

陳氏曰黄門侍郎盧藏用為序又有别傳繫之卷末子昻死時才四十二為神鳳頌明堂議納忠貢

訣于孽后之朝大節不足言然其詩文在唐初實首起八代之衰者韓退之薦士詩言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非虛語也盧序亦簡古清壯非唐初文人可及

後村劉氏曰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掃六代之纖弱趨于黄初建安矣太白韋柳繼出皆自子昂發之如世人枸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

采其英如林居病時久水木潞孤清閑卧觀物化
悠悠念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
此慮歎何時平如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已
行采芝萬世同一時如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
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
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羣如臨岐泣世道天命
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寶鼎淪伊穀瑶
臺成古丘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皆蟬蛻翰墨

哇逕讀之使人有眼空四海神遊八極之興

按陳拾遺詩語高妙絶出齊梁誠如先儒之論至其他文則不脱偶儷卑弱之體未見其有以異於王楊沈宋也然韓吏部柳儀曹盛有推許韓言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言備比興著述二者而不作則不特稱其詩而已二公非輕以文許人者此論所未諭本傳載其與明堂建太學等疏其言雖美而陳之於牝朝則非所宜史贊所謂薦珪璧

於房闥以脂澤汙湯之信矣

宋之問考功集十卷

鼂氏曰唐宋之問延清也汾州人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諂事太平公主為考功員外郎睿宗初貶欽州賜死自魏建安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沈宋徐堅嘗論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

不可其為當時所重如此

沈佺期集五卷

鼂氏曰唐沈佺期雲卿也相州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遷弘文館直學士嘗侍中宗宴舞回波為弄辭以悅帝還賜牙緋

陳氏曰自沈約以來始以音韻對偶為詩至佺期之問益加靡麗學者號沈宋唐律蓋始於此二人皆以附二張進之問尤無行

石林葉氏曰黄大臨云曾直晚喜沈佺期宋之問詩以為與杜審言同時老杜五言不惟出其家法亦參得二人之妙也責宜州並不以書同行篋中惟有佺期集一部然曾直文字中未嘗及當是不示人以朴也吾嘗問大臨詩中所甚愛者舉海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一篇以為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然今歴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為

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

杜審言集十卷

鼂氏曰杜審言必簡也襄陽人預之後裔擢進士恃才傲世嘗對武后賦歡喜詩后歎重其文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集有詩四十餘篇而已

張燕公集三十卷

鼂氏曰唐張說道濟也洛陽人永昌元年賢良方

正策第一累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八年終左丞相燕國公說為文精壯長於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嘗典集賢圖書之任論撰國史晚謫岳州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

陳氏曰說與蘇頲號燕許大手筆家未有蘇許公集

李嶠集一卷

鼂氏曰李嶠巨山也贊皇人擢進士第制策甲科

為監察御史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嶠富才思前與王勃楊炯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為文章宿老學者取法集本六十卷未見今所錄一百二十詠而已或題曰單題詩有張方注

張九齡曲江集二十卷

鼂氏曰張九齡子壽也曲江人長安二年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等為左拾遺開元中為中書令卒謚文獻九齡風度醖籍幼善屬文元

宗朝知制誥雅爲帝知爲相謣謣有大臣節及貶
荆州惟文史自娱朝廷許其勝流徐堅論九齡之
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柳宗元以九
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爾集後有姚子彦所
撰行狀吕温撰真讃鄭宗珍撰謚議徐浩撰墓碑
及贈司徒勅詞
陳氏曰曲江本有元祐中郡人鄧開序自言得其
文於公十世孫蒼梧守唐輔而刋之卷末行狀神

道碑謚議蜀本無之

王右丞集十卷

鼂氏曰唐王維摩詰也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維幼能屬文工草隸善畫名盛安禄山反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詩痛悼詩聞行在後得免死代宗訪維文章於弟縉裒集十卷上之李肇記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黄鸝以為竊李嘉祐者今嘉祐集無之豈肇厚誣乎

陳氏曰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異於他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維詩清逸追逼陶謝輞川別墅圖畫摹傳至今嘗與裴廸同賦各二十絕句集中又有與廸書畧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嘿每思曩昔携手賦詩當待春中卉木蔓發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雉

朝雖倘能從我遊乎余每讀之使人有飄然獨往之興廸詩亦佳然他無聞於世蓋亦高人也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本宋之問别圃維後表為清源寺終墓其西

張鷟龍筋鳳髓判十卷

鼂氏曰唐張鷟字文成辭章藻麗嘗八中制科此乃其書判也凡一百首

陳氏曰鷟調露中進士事迹見張薦傳薦之祖也

唐以書判拔萃科選士此集凡百題自省臺寺監百司下及州縣類事屬辭蓋待選預備之具也自號浮休子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史稱張鷟早慧絶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輙成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是也僉載紀事瑣尾擿裂且多媟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粟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

聯可采如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也

儲光義集五卷

鼂氏曰唐儲光義也魯人登開元十四年進士第甞為監察御史後從安禄山偽署賊平貶死

王昌齡詩六卷

鼂氏曰唐王昌齡少伯也江寧人開元十五年進士為祕書郎又中宏詞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歸鄉里為刺史閭丘曉所殺昌齡工詩縝密而

思清時謂王江寧云

常建詩一卷

鼂氏曰唐常建也開元十五年進士歐陽永叔嘗愛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乃建詩也

劉長卿集

鼂氏曰唐劉長卿字文房開元末第進士至德中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為轉運使判官知淮西岳鄂轉運留後觀察吳仲孺誣奏貶潘州南巴

縣尉會有為之辨者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長卿剛而犯上故兩逢斥廢詩雖窘於才而能鍛鍊權德輿嘗謂為五言長城今集詩九卷雜文一卷

顏真卿文一卷

鼂氏曰唐顏真卿清臣也萬年人博學工辭章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又登制科代宗時為太子太師使李希烈為希烈所害世謂真卿忤楊國忠李輔國元載楊炎盧杞拒安祿山李希烈廢斥者以至

於死而不自悔天下一人而已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而所為乃爾者蓋天性然也

陳氏曰真卿之推五世孫師古曾姪孫按館閣書目嘉祐中宋敏求惜其文不傳乃集其刻於金石者為十五卷今本序文劉敞所作乃云吳興沈侯編輯而著沈之名留元剛刻於永嘉為後序則云劉原父所序即宋次道集其刻於金石者也又不

知何據元剛復為之年譜益以拾遺一卷多世所
傳帖語且以行狀碑傳為附録魯公之裔孫裕自
五代時官温州與其弟綸祥皆徙居永嘉樂清本
朝世復其家且時褒録其子孫有登科者
原父劉氏序畧曰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
是其塵垢糠粃猶將祇飾而誦習之以勸事君況
其所自造之文乎然公殁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
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有存焉而雜出傳記

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於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徧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

蕭頴士集十卷

鼂氏曰唐蕭頴士茂挺也梁宗室之後舉進士開元二十三年中第為史館待制安禄山反竄山南節度崔圓授揚州工曹至官信宿而去客死汝南

逆旅門人諡曰文元先生穎士善覽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嘗教授濮陽時號蕭夫子李林甫惡不附己故數罷去閭士和感推穎士文章以為聞蕭氏之風者童子羞稱曹陸唐書云穎士作伐櫻桃賦以誚李林甫君子恨其褊按集中載其辭有曰每俯臨乎蕭牆姦回得而窺伺蓋謂林甫之必致寇也其後果階祿山之亂唐遂不振然則穎士可謂知幾矣宜褒而反加以貶詞何哉

陳氏曰門人柳并為序頴士梁鄱陽王之裔敏悟夙成負才尚氣見惡於李林甫卒不遇以死壽亦逮中年

孟浩然詩一卷

鼂氏曰唐孟浩然也襄陽人工五言詩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一日諸名士集祕省聯句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衆皆欽伏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禁林遇元宗臨幸浩然

匿牀下維以聞上曰素聞其人因召見命自誦所為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上曰不求進而誣朕棄人命放歸所著詩二百一十首宜城處士王士源序次為三卷今并為一又有天寶中韋縚序

嚴從中黃子三卷

鼂氏曰唐嚴從開元中為著作郎春宮侍讀集賢院學士卒自號中黃子當時命太子侍文呂向訪遺文於家得訓老經頌等八篇序而為三卷

李翰林集二十卷

鼂氏曰唐李白太白也白集舊十卷唐李陽氷序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凡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纂雜著爲別集十卷宋次道治平中得王文獻及唐魏萬所纂白詩又裒唐類詩洎石刻所傳者通李陽氷樂史集共一千一篇雜著六十五篇曾子固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云白蜀人天寶初至長安明皇召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安禄

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迫致之璘敗坐繫潯陽獄崔渙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釋白囚使謀其軍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以赦得釋過當塗以卒始終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白在宣城謁見永王璘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予按杜

甫詩亦以白為山東人而蘇子瞻嘗恨白集為庸俗所亂則白之自序亦未可盡信而遂以為史誤近蜀本又附入左綿邑人所裒白隱處少年所作詩六十篇尤為淺俗白天才英麗其辭逸蕩雋偉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讀者自可别其真偽也

陳氏曰唐志有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所録也今按陽冰序文但言十喪其九而無卷數又樂史序

文稱李翰林集十卷别收歌詩十卷校勘為二十卷又於館中得賦序書表賛頌等亦為十卷號為别集然則三十卷者樂史所定也家藏本不知何處本前二十卷為詩後十卷為雜著首載陽氷史及魏顥曾鞏四序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碑志卷末又載新史本傳而姑孰十詠笑矣悲来草書三歌行亦附焉復著東坡辯證之語其本最為完善别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數亦同而首卷専載碑

序餘二十三卷歌詩而雜著止六卷有宋敏求後序言舊集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得王溥及唐魏萬本同裒唐類詩諸編洎石刻所傳廣之無慮千篇以别集雜著附其後曾鞏蓋因宋本而次第之者也以校舊藏本篇數如其言然則蜀本即宋本也耶末又有元豐中毛漸題云以宋公編類之勤曾公考次之詳而晏公又能鏤板以傳於世乃晏知止刻於蘇州者然則蜀本蓋傳蘇本而蘇今不

復有矣

南豐曾氏序畧曰白以汙永王璘事長流夜郎會赦得釋如潯陽金陵徘徊歴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時寳應元年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録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録之使覽者得詳焉

頴濱蘇氏云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者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

歸故鄉安得壯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壯士守四方其不達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朱子語録曰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黄諸家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中蓋聖於詩者古風五十篇多是學陳子昂感遇詩有全用他句處太白去子昂未遠其尊

慕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而為二者有二篇合而為一者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子美詩好處亦是做選詩夔州諸詩不然也

岑參集十卷

鼂氏曰唐岑參南陽人文本裔孫天寶三年進士累官補闕起居郎出為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幕

府爲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罷終於蜀參博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清尚用心良苦其有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每篇絶筆人競傳諷至德中裴越薦杜甫等嘗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云集有杜確序

李嘉祐詩二卷

鼂氏曰唐李嘉祐別名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進士爲祕書正字袁台二州刺史善爲詩綺靡婉麗

有齊梁之風時以比吳均何遜云

高適集十卷　集外文二卷　別詩一卷

鼂氏曰高適達夫也一字仲武渤海人天寶八年舉有道科中第永泰初終散騎常侍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云

賈至集十卷

鼂氏曰唐賈至字幼幾洛陽人天寶十年以明經擢第累官至起居舍人知制誥從駕幸西川當撰

傳位冊既進稾上曰先天誥命乃父為之今茲冊命爾又為之兩朝大典出卿父子可謂繼美矣大歷中終散騎常侍集李邯鄲淑家本蘇弁編次常仲孺為之序以墓銘序碑列於后今亡其半矣蘇子瞻嘗作呂惠卿責詞有元凶在位之語仇人乃曰世惟宋太子劭謂之元凶因誣其指斥殊不知曹子建責躬詩有曰元凶是率蓋自謂也今至集制誥中有除魏仲犀徐歸道詞亦以元凶指禄山

是豈獨劭為元兇邪世多疑子瞻失詞因表出之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別十五卷李淑書目云至集有三本又有十卷者有序今本無序中興館閣本亦同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王燕憲

謄錄舉人臣張濤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九

集別集

元子十卷 猗玗子一卷 文編十卷

鼂氏曰唐元結次山也後魏之裔天寶十三載進士復舉制科授右金吾兵曹累遷容管經畧使始

在商餘山稱元子逃難入琦玕洞稱琦玕子或稱浪士漁者稱爲聱叟酒徒呼爲漫叟及官呼爲漫郎因以命其所著結性耿介有憂道憫世之意逢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聱牙豈獨其行事而然其文辭亦如之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蕭李下至韓愈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云

陳氏曰蜀本但載自序江州本以李商隱所作序

冠其首蜀本拾遺一卷中興頌五規二惡之屬皆在馬江本分置十卷

容齋洪氏隨筆曰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紓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𡩋方國二十國事最爲譎誕其畧云方國之僡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胸露心曰此心

圓邪圓國則反是言國之僧三口三舌相亂國之僧口以下直寫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韙至云惡國之僧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僧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僧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此書雖不作可也惜哉

高氏子畧曰元子曰人之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郡縣不如媚於廐媚於室人之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於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貪溺不如忍於貧苦忍於棄廢英哉斯言次山平生辭章奇古不蹈襲其視柳柳州又英崛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猶有一說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如江漢諸詩所

以寫宣王中興之美者皆係之雅唐旣中興而磨崖一碑乃以頌稱漫郎豈不能致思於此邪初結居商餘山著書其序謂天寶九載庚寅至十二載癸巳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五言分十卷是蓋有意存焉卷首有元氏家錄具紀其世次

杜工部集二十卷　集外詩一卷　註杜詩二十卷

蔡興宗編杜詩二十卷　趙次公註杜詩五十九卷

鼂氏曰唐杜甫子美也審言之孫元宗朝獻太清

宮享廟及郊奏賦三篇使待制集賢院宰相試文
再遷右衛率府冑曹終於劒南參謀檢校工部員
外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
白齊名時號李杜數嘗寇亂挺節無汙爲歌詩傷
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集有王洙原叔王
琪君玉序本朝自原叔以後學者喜觀甫詩世有
爲之註者數家率皆鄙淺可笑有托原叔名者其
實非也呂微仲在成都時嘗譜其年月近時有蔡

興宗者再用年月編次之而趙次公者又以古律詩雜次第之且為之註兩人頗以意改定其誤字云

陳氏曰按唐志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裒中外書九十九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五篇古詩三百九十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為先後别錄雜着為二卷合二十卷寶元二年記遂為定本王琪君玉嘉祐

中刻之姑蘇且爲後記元稹墓銘亦附第二十卷之末又有遺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刋附集外蜀本大畧同而以遺文入正集中則非其舊也世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讀然開元以前文體大畧如此若三大禮賦辭氣壯偉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

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

陳氏曰祕書郎黄伯思長睿所校旣正其差誤參

考歲月出處異同古律相間凡一千四百四十七首雜著二十九首别為二卷李丞相伯紀為序

吳筠宗元先生集十卷

鼂氏曰唐吳筠撰前有權德輿序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隱於南陽天寶初召至京師請為道士居嵩山已有敕待詔翰林筠知禄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乃東遊會稽往來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酬唱大歴中卒弟子謚為宗元先生筠通經

義美文詞性高鯁其待詔翰林也特承恩顧高力
士素奉佛嘗短筠於帝故所著文賦深詆釋氏頗
爲通人所譏云
陳氏曰筠舉進士不中第爲道士居嵩陽觀待詔
翰林爲高力士所惡而斥事見隱逸傳傳稱筠所
善李白孔巢父歌詩相甲乙巢父詩未之見也筠
詩固不碌碌然豈能與太白相甲乙哉
獨孤及毗陵集二十卷

鼂氏曰唐獨孤及至之也洛陽人天寶十三載舉洞曉元經科代宗初為太常博士舒濠二州刺史政最徙常州卒於官及幼有成人之量徧覽五經觀其大義而有章句學為文以立憲誡世褒賢遏惡為用長於議論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為文云集門人有李舟梁肅前後序末載崔祐甫碑誌

陳氏曰及子曰郁字古風亦有名韓退之誌其墓

楊凌撰柳子厚作後序曰楊君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而夭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甫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文人之選已用是陪陳

君之後言子昂也其可謂具體者歟

濮陽吳君文集十卷

唐吳德光撰武陵人也郴子厚序畧曰其爲詞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大人王公之義其爲誄志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

毛欽一集二卷

陳氏曰唐荆州長林毛欽一撰長林今荆門屬縣

欽一上諸公書自稱毛欽一字傑而或以傑爲名

唐人以字行者多矣自號雲夢子開元中人

戎昱集三卷

鼂氏曰唐戎昱撰初李夔廉察桂林月夜聞鄰居

吟咏之音清暢遲明訪之乃昱也即延為幕賓因

飲席調其侍兒夔微知其意即贈之昱感作賦詩

有恩合死前訓之句又爲衛伯玉荆南從事歴辰

虔二州刺史

陳氏曰其姪孫爲序言弱冠謁杜甫於渚宫一見禮遇集中有哭甫詩世所傳在家貧亦好之句是詩也

劉虞部集十卷

陳氏曰唐虞部郎中劉商子夏撰武元衡爲序集中有送弟歸懐州舊業序言高祖當武德經綸勲在三府按武德功臣有劉文靖弘基政會史皆有傳文靖之後誅絶弘基政會傳後無所考未詳何

人之後也胡笳十八拍行於世

梁補闕集二十卷

陳氏曰唐右補闕翰林學士安定梁肅敬之撰崔恭爲之序首稱其從釋氏爲天台大師元浩之弟子今按獨孤及集後序稱門下生頗述師承之意韓愈亦言其佐助陸相貢士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聞然則梁固名儒善士也而獨以爲師從釋氏者何哉

陸宣公奏議十二卷

鼂氏曰唐陸贄敬輿也嘉興人大歷八年進士中博學宏詞書判拔萃科德宗初為翰林學士從奉天還為中書舍人平章事贄在奉天日下詔書數百初如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人情嘗為帝言令盜徧天下宜痛自悔以感人心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上從之故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議者謂興元戡

難功雖爪牙宣力葢腹心有助焉舊翰苑集外有
牓子集五卷議論集三卷元祐中蘇子瞻乞校正
進呈改從今名疑是時裒諸集以成云
陳氏曰權徳輿爲之序稱制誥集十三卷奏草七
卷中書奏議七卷今所存者翰苑集十卷牓子集
十二卷序又稱别集文賦表狀十五卷今不傳
東坡蘇氏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曰臣等猥
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

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
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
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
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
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
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
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
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

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斂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斯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相與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

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朱子語錄曰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論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

權丞相集五十卷

鼂氏曰權德輿載之也秦州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貞元十年知制誥累官中書舍人元和五年

以禮部尚書平章事德輿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
詩賦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
去書其文雅正贍縟當時公卿功德卓異者皆所
銘記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
元和間爲縉紳羽儀其兩漢辯亡論世祖封不義
侯議世多稱之嘗自纂制誥集五十卷楊憑爲序
今亡逸文集孫憲孫編次楊嗣復爲序
陳氏曰德輿父皐以不汙祿山見卓行傳其子璩

爲中書舍人劾李訓亦能世其家性寛和而大體

文亦純雅宏贍三世名迹可謂名門矣墓碑韓昌

黎所爲序文言九年掌誥自纂録爲五十卷不在

此集内今未之見

韓昌黎集四十卷　集外文一卷

鼂氏曰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累擢

知制誥進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爲京兆尹與李

紳不協紳出愈罷爲兵部俄復舊劉昫唐書稱愈

恃才肆意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爲作諱辯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新書稱愈三歲而孤自知讀書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性明銳不爲詭隨每言文章自相如子長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造端置詞要爲不蹈襲前人者議者謂舊史譏其文章甚紕繆固不待辯而新史褒其造

端置辭不踏襲前人亦未爲知愈蓋愈之置辭字字悉有據依其造端如毛穎傳進學解之類皆有所師範云其集屢經名人是正其舛訛絶少但編次殊失倫類有暇者宜再編之

李漢文集序略曰先生幼孤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

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本傳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無抵捂聖人者又云其原道原性

師說數十篇皆與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爲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其他文造端置辭要不爲蹈襲前人者惟愈爲之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甚

程子曰韓退之晚年爲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

歐公詩話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

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横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强若寛韻可自足而輙傍出窄韻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强而然與坐客皆爲之笑也

陳氏曰李漢序公文言辱知最厚且親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者懼後之人僞妄輙附益其中也外有註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録五卷列於史官不

在集中今實錄在外集然則世所謂外集者自實錄外皆僞妄或韓公及其壻所删去也南陽者唐東都之河陽春秋傳晉於是始啓南陽者也新書以爲鄧州非是方崧卿年譜辯之詳矣

韓文公志五卷

陳氏曰金堂樊汝霖澤之撰汝霖嘗爲韓集譜註四十五卷又集其碑誌祭文序譜之屬爲一編此是也譜註未之見汝霖宣和六年進士仕至瀘帥

以卒玉山汪端明志其墓

韓昌黎集四十卷　外集一卷　附録五卷　年譜一卷　舉正一卷　外抄八卷

陳氏曰年譜洪興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考且撰舉正以校其同異而刻之南安外集但據嘉祐蜀本劉煜所録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聯句詩文之遺見於他集者及葛嶠刻柳文則又以大庾丞韓郁所編註諸本號外集者并考疑誤輯遺事共為外

抄刻之

校定韓昌黎集四十卷　外集十卷

陳氏曰晦庵朱侍講熹以方氏本校定凡異同定歸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愚按方氏用力於此集勤矣外集刪削甚嚴而存此書以見其邀速常語初無崇信之說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僞而不悟此書爲僞之尤也蓋由歐公跋語之故不知歐公自以易大傅

之名與已意合從而實之此自通人之一蔽東坡固嘗深辯之然其謬妄三尺童子所共識不待坡公也今朱公決以爲韓筆無疑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乃爾殆不可解今按外集第七卷曰疑誤者韓郁注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爾其書葢國初所刻故其謬如此又潮本韓集不見有

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之妄也然其妄甚白亦不待此而明

朱子韓文考異序曰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爲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

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敝脱畧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二十年間閩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祕閣官本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蘽而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

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為重輕也抑韓子之為文雖以力去陳言為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為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柳柳州文集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鼂氏曰唐柳宗元子厚也河東人貞元九年進士

中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終於柳州刺史宗元少精敏絶倫爲文章卓偉精緻既竄斥湮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在柳州進士走數千里從學經指授者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

劉禹錫序之韓退之言吾甞評其文深雄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爲然

陳氏曰劉禹錫序言編次其文爲三十二通退之

之誌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當時本也或云沈元用所傳穆伯長本

柳先生集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別錄二卷 摭異一卷 音釋一卷 附錄二卷 事迹本末一卷

陳氏曰方崧卿既刻韓集於南安其後江陰葛嶠為守復刊柳集以配之別錄而下皆嶠所裒集也別錄者龍城錄及法言注五則龍城近世人之僞

作

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陳氏曰姑蘇鄭定刋於嘉興以諸家所註輯爲一編曰集註曰補註曰章曰孫曰韓曰張曰董氏而皆不註其名其曰重校曰添註則其所附益也

韓柳音辯二卷

陳氏曰南劒教授新安張敦頤撰紹興八年進士也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　外集十卷

鼂氏曰唐劉禹錫夢得也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貶朗州司馬元和十年召還欲任以南省郎作元都觀看花詩譏忿當路出為播州刺史裴度以母老為請得易連州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元都詩以詆權近俄分司東都遷賓客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禹錫少工文章恃才而廢老年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

白居易推爲詩豪嘗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早與柳宗元爲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爲詩友號劉白雖詩文似少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

陳氏曰集本四十卷逸其十卷常山宗次道裒輯其遺文得詩四百七篇雜文二十二篇爲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夢得自言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而膏味無窮炙而愈出也

後村劉氏曰劉賓客夢得所作詩雄渾老蒼沈着痛快小家數不能及絶句尤工又曰夢得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其詩尤多感慨惟在人雖晚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差閑婉答樂天云莫道桑榆晚餘霞尚滿天亦足以見其精華老而不竭

韋處厚集七十卷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撰劉禹錫序畧曰按公未爲近臣以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皆文

士之詞也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襃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

裴晉公集二卷

陳氏曰唐宰相裴度中立撰

李觀文編三卷　外集二卷

鼂氏曰唐李觀元賓也華之從子貞元八年進士中宏詞科終太子校書郎觀爲文不襲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擅名陸希聲大順中編觀文爲之序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其後蜀人趙昂又得其安邊書至鼂錯論一十四首爲後集二

卷頃年予從父詹事公掌誥命嘗以四之日爲四日不學者閔然以爲非今觀集中亦云爾乃知本於此

陳氏曰元賔與韓退之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明年試博學宏詞觀中其科而愈不在選顔子不貳過論其年所試文也又一年觀年二十九而卒愈爲之志銘使觀不死豈可量哉

歐陽集十卷

鼂氏曰唐歐陽詹行周也泉州人終國子四門助
教閩人不肯北宦及常衮爲觀察使興學勸士舉
進士自詹始與韓愈李觀李絳貞元八年聯第皆
天下選時稱龍虎榜云此集李貽孫纂韓退之作
詹哀辭稱詹甚美大意謂詹覓舉京師將以爲父
母榮也又云其德行信於朋友而唐小説載詹惑
太原一妓爲賦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之詩卒
爲之死今集中亦載焉若然則詹之志豈在其父

毋哉有德行者乃爾耶

陳氏曰詹亦韓愈同年進士考其集中各有明水賦詹亦蚤死愈為之哀辭尤拳拳焉李翺作傳而李集不載其序福唐廉使李貽孫所為也詹之為人有哀辭可信已黄璞何人斯乃有太原函髻之謗好事者喜傳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高城不可見之句樂府此類多矣不得以為實也

呂衡州集十卷

鼂氏曰唐呂温和叔也一字化光河中人貞元十四年進士以善韋執誼王叔文起家再命左拾遺同張薦使吐蕃元和初使還累遷知御史雜事再貶道州刺史徙衡州温從梁肅爲文章規摹左氏藻贍精富流輩推尚劉禹錫爲編次其文序之云古之爲書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故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今集先賦詩後雜文非禹錫本也

陳氏曰溫本善韋王偶使絶域得免在八司馬之數而終以好刻敗與竇羣羊士諤昵比傾誣牢相李吉甫讁死屨校不懲至於滅耳此所以爲小人歟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二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六十

集別集

李文公集十八卷

鼂氏曰唐李翺習之也涼武昭王之後貞元十四

年進士調校書郎知制誥會昌初終山南東道節

度使翺性峭鯁議論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從韓愈為文詞致渾厚見推當時集皆雜文無歌詩前有蘇舜欽序云唐之文章稱韓柳翺文雖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

陳氏曰蜀本分二十卷集中無詩獨有戲贈一篇拙甚非其作也習之為文源委於退之但才氣不能及耳

石林葉氏曰李習之文辭高古幾可追配韓退之

然不長於作詩故集中無傳今惟傳燈錄載其贈藥山僧一篇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欲問西來意雲在青天水在瓶氣格與其文全不相類韓退之遠游聯句亦記其一聯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終篇不再見或云退之以其不工却之使不復與也

白樂天長慶集七十一卷

鼂氏曰唐白居易樂天也唐史云太原人居易詩

中自序生於鄭州滎陽貞元十七年進士中拔萃科元和初制策一等調盩厔尉入翰林為學士太和初遷刑部侍郎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賈國相率篇易一金與元微之酬唱故號元白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在杭州自類詩槀分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前集五十卷有元稹序後集二十卷自為序紀

又有續後集五卷今亡三卷予嘗謂樂天進退以義風流高矣與劉禹錫游人謂之劉白而不陷入司馬黨中與元稹遊人謂之元白而不陷北司黨中又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陷牛李黨中嗚呼叔世有如斯人之彷彿者乎獨集後載聞李崖州貶三絶句其言淺俗似幸其禍敗者余固疑非樂天之語及以編年書考之崖州貶時樂天歿將踰年或曰浮屠某作也

陳氏曰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序後集二十卷自為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為記前後七十五卷時會昌五年也墓誌乃云集前後七十卷當時預為誌時未有續後集今本七十一卷蘇本蜀本編次亦不同又有外集一卷往往皆非樂天自記之舊矣年譜維揚李璜德邵所作樓大防參政得之以遺吳郡守李伯珍諫議刻之余嘗病其疎畧牴捂且號為年譜而不繫年乃別為新譜刋附集首

白集年譜一卷

陳氏曰知忠州漢嘉何友諒以居易舊治既刋其文集又作年譜刋之集首始余為譜既成妹夫王栐叔永守忠録寄之則忠已有此譜視余譜畧詳互見亦各有發明其辯李崖州三絶非樂天作及載黿子止之語謂與楊虞卿為姻家與牛僧孺為師生而不陷牛李黨中與余暗合因並存之詳見新譜末章

潁濱蘇氏曰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為從官以諫諍顯出為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世可以老死而無憾矣又曰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咏嘆輒以公卿投荒僇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余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葢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耳

詩史沈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尚可章

子厚謂不然云樂天識趣最淺狹謂詩中言甘露之事幾如幸禍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其詩謂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住時雖私讎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形之歌咏東坡謂樂天豈幸人之禍者蓋悲之也

鼂氏法藏碎金曰白氏集中頗有遺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名曰助道其辭語出於經教法門

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捷曉悟於人也

平園周氏曰香山詩語平易文體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間觀遺槀則竄定甚多

朱子語錄曰樂天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都說得口津津地涎出

元稹長慶集六十卷　外集一卷

鼂氏曰唐元稹微之也河南人擢明經書判入等授校書郎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在

江陵與監軍崔潭峻善潭峻以稹歌詩奏御穆宗賞悅除祠部郎中知制誥未幾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長慶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為文長於詩與白居易齊名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宫中呼元才子及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有長慶集百卷今亡其四十卷又有外集一卷詩五十二篇皆宫體也

陳氏曰中興目錄止四十八卷又有逸詩二卷稹甞自彙其詩為十體其末為艷詩暈眉約鬢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怪艷者今世所傳李娃鶯鶯夢遊春古决絶句贈雙文示楊瓊諸詩皆不見於六十卷中意館中所謂逸詩者即其艷體者邪稹初與白樂天齊名文章相上下出處亦不相悖晚而欲速比依奄宦得相卒為小人之歸而居易始終全節嗚呼為士者可以監矣

戴叔倫述藳十卷　外詩一卷　書狀一卷

鼂氏曰唐戴叔倫幼公也潤州人為人溫雅善舉止中進士第累遷容管經略使政治稱最德宗賜中和詩世以為榮代還請為道士未幾卒集有馬總序或題曰會錄唐史但云師事蕭頴士初不稱其能詩以時人少其詩骨氣綿弱故也

符載集十四卷

鼂氏曰唐符載字厚之岐襄人幼有宏達之志隱

居廬山聚書萬卷不為章句學貞元中李巽江西觀察薦其才授奉禮郎為南昌軍副使繼辟西川韋臯掌書記澤潞郄士美參謀歷協律郎監察御史元和中卒段文昌為墓志附於後集皆雜文末篇有數詩而已集前有崔郡王湘送符處士歸覲序皆云載蜀人以比司馬王揚云

張登集六卷

鼂氏曰唐張登性剛潔介特始以巾褐就辟歷衛

佐廷尉平監察御史貞元中改河南府士曹掾遷殿中侍御史漳州刺史居七年坐公累受劾吏議侵誣慼疾卒權德輿為之序甚詳以公翰景陽比之國史補亦稱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綵蹙金之狀其舊集詩賦之外書啟序述誌記銘誄合一百二十二篇今存者才六十餘首

樊宗師集一卷　絳守園池記注一卷

陳氏曰唐諫議大夫南陽樊宗師紹述撰韓文公為墓志稱魁紀公三十卷樊子三十卷詩文千餘篇今所存才數篇耳讀之殆不可句有王晟者天聖中為絳倅取其園池記章解而句釋之猶有不盡通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為文而晦澁若此其湮没弗傳宜哉

陳氏曰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則學竒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為文不剽襲

觀絳守居園池記誠亦太奇澁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為之註解如瑤𩙪碧潋嵬眼瀕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

盤庚書

後山陳氏曰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墓志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

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皇甫持正集六卷

鼂氏曰唐皇甫湜持正也睦州人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裴度辟東都判官度修福先寺求碑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徵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酣飲援筆立就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怒曰吾自為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

從而酬之今集雜文三十八篇而已況集序在而碑已亡矣

陳氏曰湜輕傲不羈非裴公鉅德殆不能容之矣今集才至數十篇碑不復存意其多所亡逸然湜之矜負如此固不苟為人作人亦未必敢求之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皇甫湜李翺雖為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為元結而作其辭

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潔有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若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於一氣間為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爾風格殊無可採也

沈亞之集十卷

鼂氏曰唐沈亞之字下賢長安人元和十年進士涇原李彚掌書記為秘書省正字長慶初補櫟陽尉四年為福建都團練副使事徐晦後累遷殿中丞御史内供奉太和三年栢耆宣慰德州取為判官耆罷亞之貶南康尉後終郢州掾亞之以文詞得名狂躁貪冐輔耆為惡故及於貶常遊韓愈門李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下賢詩亦當時名輩所

稱許云此本之後有景文宋公題字稱得之於端明李學士編次無倫蓋唐本也余頗愛其能造語然其本極舛誤頗正是之且裒其遺闕者數篇及賀牧商隱三詩附於後

孟東野集十卷 詳見詩集

陳氏曰唐溧陽尉武康孟郊東野撰集惟末卷有書二篇贊一篇餘皆詩也郊貞元十二年進士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 外集一卷

鼂氏曰唐杜牧牧之也京兆人太和二年進士復舉制科㑹昌中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牧善屬文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為詩情致豪邁人號小杜以别甫云臨終自為墓誌悉焚所為文其甥裴廷翰輯其槀編次其文後序樊川葢杜氏所居外集皆詩也

陳氏曰牧佑之孫在天台録外集詩一篇别見詩集類未知是否牧才髙俊邁不覊其詩豪而艶有

氣概非晚唐人所能及也

後村劉氏曰杜牧許渾同時然詩各自為體牧於唐律中常寓拗峭以矯時弊渾則不然如荆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之類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二人詩不著姓名亦可辨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之八九皆渾詩牧佳句自多不必又取他人詩益之若丁卯集割去許多傑作則渾詩無一篇可傳矣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

乃存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　乙集二十卷　又文集八卷

鼂氏曰唐李商隱義山也隴西人開成二年進士令狐楚奏為集賢校理楚出汴滑興元皆表幕府嘗補太學博士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從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旨意能感人人謂其横絶前後無儔者今樊南甲乙集皆四六自為序即所謂繁

縟者又有古賦及文共三卷辭旨恢譎宋景文序傳中稱詭怪則商隱葢以此詩五卷清新纖艷故舊史稱其與温庭筠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云

陳氏曰商隱令狐楚客後從王茂元鄭亞辟二人皆李德裕所善坐此為令狐綯所憾竟坎壈以終甲乙集皆表章啓牒四六之文既不得志於時歷佐藩府又依盧弘正栁仲郢故其所作應用若此

之多商隱本為古文令狐楚長於章奏遂以授商隱所作當時以為工以近世四六較之未見其工也

談苑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石林葉氏曰唐人學老杜惟李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故國初錢文僖與楊大年劉中山皆傾心師尊以為過老杜一時翕然從之好事者次為西崑集所謂崑體

者也至歐陽文忠公始力排之然宋莒公兄弟雖尊老杜終不廢商隱雖王荆公亦與之嘗為蔡天啓言學詩者未可遽學老杜當先學商隱未有不能為商隱而能為老杜者故公詩晩年亦微樂於華巧其所好者然也

玉谿生集三卷

陳氏曰李商隱自號此集即前卷中賦及雜著也

會昌一品集二十卷　别集十卷　外集四卷

鼂氏曰唐李德裕文饒也趙郡人宰相吉甫之子少力於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憲宗時以廕補校書郎穆宗初擢翰林學士號令大典皆出其手進中書舍人名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會昌初復秉政平澤潞策功拜太尉封衛公大中中貶崖州司户參軍三年卒德裕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為文章雖在大位手不去書謀議援古滚滚可喜為武宗所知常以經綸天下為已

任時王室幾中興焉一品集鄭亞之為序皆會昌
制誥表狀外內冊贊碑序文也賦詩四首窮愁志
乃崖州所撰姑臧集題段全緯纂上四卷亦制誥
第五乃夏黠斯朝貢傳與八詩別集乃裒合古賦
平泉詩集外雜著又有古賦一卷載金松等四賦
陳氏曰一品集者皆會昌在相位制誥詔冊表疏
之類也別集詩賦雜著外集則窮愁志也德裕自
穆宗時已掌內外制累踐方鎮遂相文宗平生著

述詎止此此外有姑臧集四卷而已其不傳於世者亦多矣窮愁志晚年遷謫後所作凡四十九篇其論精深其辭峻潔猶可見其英偉之氣周秦行紀一篇竒章怨家所為而文饒遂信之爾

李衛公備全集五十卷　年譜一卷　摭遺一卷

陳氏曰此永嘉集及蜀本三十四卷之外有姑臧集五卷獻替記辨謗畧等諸書共十一卷刺鎮江府江陰耿秉直之所輯併考次為年譜摭遺姑臧

集者兵部員外郎段全緯所集前四卷皆西掖北門制草末卷惟黠戛斯朝貢圖及歌詩數篇其曰姑臧未詳衛公三為浙西出入十年皆治京口故秉直刻其集若永嘉則其事頗異郡故有海神廟本城北隅叢祠元祐中太守范峋夢其神自言姓李唐武宗時宰相南遷以殁藉而意其為德裕訪得其祠遂作新廟且列上其事自是日盛賜廟額開王爵然衛公平生於温盖邈乎不相及也殊有

不可曉者

平泉雜文一卷

陳氏曰即別集第九卷第十卷平泉山居所作詩賦記也

林藻集一卷

陳氏曰唐嶺南節度副使林藻緯乾撰貞元七年進士試珠還合浦賦叙珠去來之意人謂之神助

林蘊集一卷

陳氏曰唐邵州刺史林藴復夢撰藻之弟也見儒學傳藴父披蘓州别駕有子九人世號九牧林氏其族至今衣冠詩禮以藴所為父墓碑考之其八子為刺史司馬其一號處士而披之父為饒陽郡守祖為瀛州刺史蓋亦盛矣

孫樵經緯集三卷

鼂氏曰唐孫樵字可之大中九年進士廣明初黄巢犯闕赴岐隴授職方員外時詔書曰行在三絶

以常侍李騭有曾閔之行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樵有揚馬之風遂輯所著名經緯集

陳氏曰其文自為序凡三十五篇蓋其删擇之餘也東坡嘗曰學韓愈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為孫樵

陳黯文集三卷

鼂氏曰唐四庫書目有綺莊集十卷今所餘止四卷詩三十二啟狀四十四而已惜其散落大半其

本乃南唐故物紙墨甚精後題曰昇平四年重題印其文云建鄴文房本内密字皆缺其畫而起字不缺葢吳時所繕寫也其詩如置酒揚州送人皆不凡而樂府格調尤高然史逸其行事詩中亦有不可考獨啟事内有白韋崔三相公狀白乃敏中崔乃元式韋乃琮也三人同相於宣宗初載其末云限守藩服則知綺莊時已任刺史矣

李甘文集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李甘和鼎撰甘欲壞鄭注麻坐貶死杜牧所為賦詩者也

薛逢四六集一卷

陳氏曰唐祕書監河東薛逢陶臣撰

鄭畋集五卷

鼂氏曰唐鄭畋台文也滎陽人會昌元年進士書判入等授校書郎調渭南尉知制誥中書舍人乾符四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名復秉

政至成都以疾不拜終太子少保藁草皆乾符堂判勅語云又名勅語唐判集凡一卷

陳陶集二卷

鼂氏曰唐陳陶嵩伯也鄱陽人大中時隱洪州西山自號三教布衣云江南野史有傳

皮日休文數十卷

鼂氏曰唐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隱鹿門山自號醉吟先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通

八年登進士第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符喪亂東出關為毗陵副使陷巢賊中賊遣為讖文疑其譏已遂害之集乃咸通丙戌年居州里所編自序云發篋次類文藁繁如藪澤因以名之凡二百篇陳氏曰黄巢之難日休陷賊中為果頭三屈律之讖賊疑譏已髪拳遂見害陸游筆記以皮光業碑辯其不然

陸龜蒙笠澤叢書四卷

鼂氏曰唐陸龜蒙魯望也蘓州人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從張摶為蘓湖從事居松江甫里以文章自怡少工歌詩其體裁不一卒造乎平淡而已自號江湖散人或號甫里先生皆為之傳新史多取之而獨不云工歌詩笠澤者松江地名也其集自序云自乾符六年春卧病笠澤時亦隱几著書詩賦銘記往往雜發混而錄之故曰叢書今按其集歌詩為多又比他文最工

新史踈漏如此

陳氏曰叢書為甲乙丙丁詩文雜編政和中朱袞刋之吳江末有四賦用蜀本增入蜀本七卷鄆人樊開所序龜蒙自號天隨子甫里先生江湖散人與皮日休善有松陵唱和集皆不在文藪叢書中

文泉子十卷

陳氏曰唐中書舍人長沙劉蛻復愚撰自為序云覃以九流之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有文塚銘甚

奇蜕大中四年進士其為西掖在咸通時

司空圖一鳴集三十卷

鼂氏曰唐司空圖表聖也河中人咸通十一年王凝下及第黄巢陷長安僖宗次鳳翔名拜知制誥中書舍人朱温將篡名為禮部尚書不赴聞哀帝遇弑不食而卒圖居中條山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集自為序以濯纓亭一鳴牕名其集子荷别為集後記最長於詩其論詩有曰梅止於酸而鹽止

於鹹味常在於酸鹹之外謂其詩棋聲花院靜旛影石壇高之句為得之人以其言為然

陳氏曰圖見卓行傳唐末高人勝士也蜀本但有雜著無詩自有詩十卷别行詩格尤非晚唐諸子所可望其論詩酸鹹之喻東坡以為名言

容齋洪氏隨筆曰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葢甞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

以為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夢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静旛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銜人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鵰聲帶

晚飢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程晏集一卷

鼂氏曰唐程晏字晏然乾寧二年進士集皆雜文

孫郃文纂一卷

鼂氏曰唐孫郃字希韓四明人乾寧四年進士好荀揚孟之書纂韓愈為校書郎河南府文學舊四

十卷

朱朴致理書十卷

鼂氏曰唐朱朴也襄陽人以三史舉為荆門令乾寧中方士許巖士得幸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帝幸石門名對即拜諫議大夫平章事

羅隱甲乙集十卷　讒書五卷

鼂氏曰杭越羅隱字昭諫餘杭人唐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從事諸鎮皆無合久之而歸錢鏐辟掌書

記歷節度判官副使奏授司勳郎中梁祖以諫議大夫名不行魏博羅紹威推為叔父表薦給事中卒隱少聰敏作詩著文以譏刺為主自號江東生其集皆自為序又有吳越掌記集一卷隱掌錢鏐記室所著表啟也

陳氏曰甲乙集皆詩後集五卷有律賦數首湘南集者長沙幕中應用之文也隱又有淮海寓言讒書等求之未獲

沈顔聱書十卷

鼂氏曰偽吳沈顔字可鑄傳師之孫天復初進士為校書郎屬亂離奔湖南辟廵官吳國建為淮南廵官禮儀使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順義中卒顔少有詞藻琴棋皆臻妙塲中語曰下水船言為文敏速無不載也性閑淡不樂世利嘗疾當時文章浮靡倣古著書百篇取元次山聱叟之說附已志而名書其自序云自孟軻以後千餘年經百

于儒者咸未有聞焉天厭其極付在鄙子其誇誕如此

陳氏曰顔傳師之孫其文骫骳而自序之語極其矜負

鳳策聯華三卷

陳氏曰唐虞部郎中淮南從事秋甫顧雲垂象撰多以擬古爲題葢行卷之文也雲咸通十五年進士

李後主集十卷

鼂氏曰偽唐主李煜重光也少聰悟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建隆三年嗣偽位開寳八年王師克金陵封違命侯太平興國三年終隴西郡公贈吳王江鄰幾雜志云為秦王廷美所毒而卒

韓熙載文集五卷

鼂氏曰偽唐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後唐同光中進士南奔江淮李昪建國用為祕書郎使與其子

璟遊璟嗣位為虞部員外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
知制誥頃之請誅陳覺黜和州司馬復名中書舍
人累遷兵部尚書第宅華侈妓樂四十餘人不加
檢束時人比徐之才璟屢欲倚以為相用是不果
後左授右庶子分司乃盡斥羣妓单車引道留為
祕書監俄復位已而其去妓皆還熙載天才俊敏
工隸書及畫聲名冠一時自朱元叛後煜猶疑北
人多因事誅之熙載愈益滛縱然喜延譽後進如

舒雅等後多知名謚曰文

孫晟文集三卷

鼂氏曰南唐孫晟字鳳容州人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為道士常畫賈島像置於屋壁晨夕事之後乃儒服謁唐莊宗於鎮州莊宗以為著作佐郎天成中奔於吳李昪父子用之為相周世宗征淮璟懼遣晟奉表求和世宗名問江南事不對殺之璟聞贈魯國公

潘佑滎陽集十卷

鼂氏曰偽唐潘佑金陵人韓熙載薦於璟授祕書正字直崇文館煜時為虞部員外史館修撰知制誥中書舍人佑性貞介文章贍逸尤長議論坐言事悖慢下獄自刎死人頗言張洎譖之

成彥雄梅頂集一卷

鼂氏曰南唐成彥雄江南進士有劉鉉序

徐常侍集三十卷

鼂氏曰南唐徐鉉字鼎臣廣陵人仕楊溥為祕書郎直宣徽北院掌文翰李昪時知制誥煜時累遷翰林學士歸朝為直學士院給事中散騎常侍淳化初坐累黜靖難軍司馬鉉初至京師見御毛褐者輙哂之邠苦寒竟以冷氣入腹而卒鉉幼能屬文尤精小學文思敏速凡所撰述常不喜預作有欲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即來請往往執筆立就未嘗沈思常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踈慢

陳氏曰其二十卷仕江南所作餘十卷歸朝後所作也所撰國主李煜墓銘婉微有體文鑑取之

田霖四六集一卷

晁氏曰南唐田霖撰

孫光憲筆湖編三卷

晁氏曰荆南孫光憲字孟文陵州人王衍降唐避地荆南從誨辟掌書記歷檢校祕書監御史大夫

王師収閬州光憲勸其主獻三州地乾德中終黃

州刺史自號葆光子

扈載集十卷

鼂氏曰後周翰林學士范陽扈載仲熙撰少俊早達年二十六以死其子蒙顯於國朝

神宗皇帝御集二百卷

鼂氏曰宋朝神宗皇帝撰章惇等纂紹聖初以元祐中所集止九百四十三道有旨命惇再加編次至元符中書成比元祐所編增多八千七百三十

道分文辭政事邊機三門言者仍以元祐之臣託以邊機不宜洩露掩沒先帝盛美於是徧以賜羣臣云

范魯公集三十卷

鼂氏曰宋朝范質字文素大名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時和凝典貢舉覽質程文器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即以其數處質舉子謂之傳衣鉢晉天福中為翰林學士周廣順初拜相太祖受禪加兼侍

中乾德二年始罷為太子太傅卒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旻勿請謚勿刻墓碑質力學強記好聚書既登朝猶手不釋卷國史載其示從子詩家書目序薦呂餘慶趙普表三篇

趙韓王集三卷

鼂氏曰宋朝趙普字平則薊州人其父遷洛陽占籍焉乾德中代范質為平章事太平興國六年及端拱初三入相薨封真定王謚忠獻卒年七十一

普初無學術太宗勉之晚年頗該博

陳氏曰遺藁凡十卷普開國元臣不以文著而彗

星班師二疏天下至今傳誦未有劉昌言所撰行

狀按館閣書目惟有奏議一卷今麻沙書坊刊本

奏議止數篇餘者表狀之屬

巽岩李氏遺藁序曰王禹偁嘗賦詩哭普謂其章

疏與夏訓商謨相表裏本傳獨載普諫伐幽州辭

多刪潤每恨弗見其全網羅搜索久乃得普遺文

而幽州之奏咸在後有論星變及薦張齊賢二奏其言諄諄要本於仁嗚呼賢矣禹偁褒讚諒不為私而史官簡編誠可歎息乃次第其遺文以傳於世其四六表狀往往見禹偁集葢禹偁代作也雖禹偁代作必普之心聲云耳因弗敢棄顧草疏決不止此當博求而附益之

柳仲塗集一卷

鼂氏曰宋朝柳開字仲塗大名人開寶六年進士

太平興國中上書願備邊用換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桂二州貶復州團練副使居久之復官歷環邠曹邢代忻滄七州咸平四年終於京師開幼奇警有膽氣學必宗經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既而易今名字自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集乃門人張景所編歐公嘗推本朝古文自仲塗始

陳氏曰仲塗歷知常潤州以殿中侍御史換崇儀

使又歷七郡以卒門人張景為行狀集序集凡十五卷本朝為古文自開始然其體艱澁為人慷慨喜功名急義史亦稱其傲狠強愎云

張晦之集二十卷

鼂氏曰宋朝張景字晦之師事柳開學為古文名震一時卒官至廷評年四十九集有文百九十三首禹偁所編並為之序

穆參軍集三卷

陳氏曰泰州司法參軍東平穆修伯長撰修祥符二年經明行修進士仕不遇困窮以死師事陳摶傳其易學以授李之才之才傳邵雍而尹洙兄弟亦從之學古文且傳其春秋學或曰太極圖亦修所傳於陳摶种放者今其遺文傳世者僅如此門人祖無擇為之序

水心葉氏曰柳開穆脩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文鑑所存來賢亭記柳河南尉廳壁記張法相

院鐘記靜勝亭記穆待月亭記劉諸篇可見時以偶儷工巧為尚而我以斷散拙鄙為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備盡時體抑不自名李翺皇甫湜往往不能知而況孟郊張籍乎古人文字固極天下之巧麗矣彼怪迂鈍樸用功不深纔得其腐敗粗澁而已

胡周父文集十卷

鼂氏曰宋朝胡旦字周父渤海人太平興國三年

進士第一人知海州上河平頌先是盧多遜趙普
罷頌有逆遜投荒姦普屏外之句太宗怒貶商州
團練副使上平燕八議名復官再遷知制誥翟馬
周上封事斥時政語連且謫防州團練副使復名
知制誥草王繼恩制詞溢美流潯州景德初以目
病致仕終祕書監為人儁辯強敏少有大志力學
以贍博聞雍熙淳化間奏御之文為時推賞晚節
黷貨多干擾州縣持吏短長時論薄之

張師黯集五十卷

鼂氏曰宋朝張洎字師黯滁州人仕李煜知制誥中書舍人歸朝為史官脩撰翰林學士淳化中參知政事至道二年卒洎風神洒落文辭清麗通釋氏學然性險陂而諂附集有吳淑序其子安期所編咸平五年上之

王元之小畜集三十卷

鼂氏曰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家微賤九歲能為

歌詩畢士安見而異之及長善屬文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端拱初試文擢右司諫知制誥判大理寺辯徐鉉罪忤旨貶商州團練副使久之復名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孝章皇后崩梓宮遷主第禹偁謂后常母儀天下當用舊典以謗訕左遷知滁州真宗即位復名掌誥修太宗實錄坐語涉輕誣出守黄州徙蘄州卒年四十八元之詞學敏贍獨步一時丰氣峻厲極談世事臧否人物以直道

自任故屢被擯斥喜稱獎後進當時名士多出其
門下集自為序
陳氏曰元之文自為之序畧曰閱平生所為文類
而第之得三十卷將名其集以易筮之遇乾之小
畜彖曰君子以懿文德未能行其施但可懿文而
已外集者其曾孫汾裒輯遺文得三百四十首又
有承明集十卷奏議集三卷未見
水心葉氏曰王禹偁文簡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

及者而不甚為學者所稱葢無師友議論故也

竹溪林氏曰王元之又在尹穆之前雖未能盡去五代浮靡之習而意已務實但未得典則之正

宋文安集一百卷

鼂氏曰宋朝宋白字素臣開封人年十二屬文建隆二年進士調嘉州玉津令從太宗平晉獻頌上嘉之累擢翰林學士祥符中卒謚文安白之文頗浮麗而理致或不工典貢舉取王禹偁田錫胡旦

時稱得人又名廣平集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三